

南美行脚(下)

王承彬

結束了巴拉圭的三天訪問，十月廿八日上午十時半，仍搭巴航班機，於十二時三十分飛抵阿京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機場，駐阿根廷商務辦事處主任黃文海親自駕車前來接機，即由機場服務人員引導至貴賓室休息，並以咖啡款待，以國賓之禮相待，在一個沒有邦交的國家，受此禮遇，出乎意料之外。

中阿實質關係友好

車中黃主任告訴我：「他在阿根廷已有十二年，與阿國朝野相處融洽。阿國雖於十年前與匪建交而與我中止外交關係，但中阿實質關係仍很友好；剛才你受到的機場接待，即是一例。」辦事處已替我預訂好一家靠近總統府畔的都城飯店（City Hotel），單人套房，租金僅合美金十二元，竟如此低廉，若以阿幣計算則需六十六萬之多，實因阿根廷通貨惡性膨脹之故。那時一元美金可兌換五萬五千元阿幣，尤其一般物價無法與通貨貶值而隨時漲價，自福克蘭島戰爭爆發後，阿根廷已成爲南美洲購物的天堂，無論衣、食、住、行如用美金計算，是最便宜的消費國家，曾

一度形成鄰國（烏拉圭、巴拉圭）前往阿國搶購物品之風潮。例如：汽油在阿國僅合美金八角一加侖，但在烏拉圭則高達美金五元一加侖。據說汽油商就從阿根廷走私到烏拉圭而獲得厚利；再如一客腓腓牛排，約合美金一元，這在其他國家是無法享受到的，所以到阿根廷去觀光旅遊的人很多。

福島戰爭珍聞一束

當晚八時，黃主任假遠東飯店設宴歡迎，到有駐阿京各單位主管及僑領等二十四人，席間大家談笑風生，同時聽到很多有關英阿戰爭期間的內幕新聞，華僑們都認爲這場糊塗仗，使阿根廷受到很大傷害，同時預料執政的裴倫黨不久將有垮台之虞。

福克蘭島之戰暴露了阿根廷軍政府顛覆無能及貪污腐化，戰前政治即呈現不穩定，一年內如同兒戲般地更換了五個總統，這是最荒唐不過的事。

一位僑領說，他與阿國友人談起他們的政府時，他的友人就很幽默地說：「希望貴國能够援

助我們一位有能力的總統來治理國家。」一位僑領又說了下列三個小故事：（一）當福島戰爭尚未爆發前三個月，阿國第一軍區司令官（中將階級）就告訴他：「我要退休了。」當時就問他幹得好好的爲何不幹呢？這位司令官就氣憤地說：「你們外國人當然不會知道我們國家的大事，但是我們可以告訴你，我們現在的總統有神經病，精神不正常，他遲早會出大漏子的，你等着瞧吧！」果正不出其所料，不久軍事執政團就挑起了福島之戰。（二）福島戰爭一開始，由於空軍使用法製幻象式戰鬥轟炸機及飛魚飛彈，曾擊沉兩艘英國軍艦，但後來空軍就沒有威力了，是什麼緣故呢？毛病出在向法國購買的飛彈發射後就失靈，無法擊中目標；其原因始終查不出來是採購軍火者與法國軍火商串通作弊呢？抑或飛彈早被人破壞（例如拆走重要信管零組件等）？迄今仍是一個謎團。（三）阿根廷運往福克蘭島的軍隊，大部份都是臨時招募的志願兵，僅以短期訓練，根本談不上作戰經驗，一聽到砲聲及炸彈爆發，就渾身發抖，如何抵抗英國所雇的尼泊爾驍勇善戰的職業傭兵。總之，福島之戰是一場莫名其妙的「混仗」

，更不值軍事專家們去評頭論足。阿根廷軍政府的參謀本部，應負完全戰敗的責任。

這場餐會直到午夜始散，我雖有些疲勞，但能聽取僑胞們很多有關阿國的「珍聞」，使我對這個國家獲得不少認識，深具意義。

世界最大都市道路

在阿根廷預定停留四天，從第二天起，就展開了拜會活動，首先至商務辦事處，座落在市中心的一座大廈的十樓，雖佔地不大，已足夠使用，而令人欣慰的是門口所掛牌子，却是Oficina Commercial de Taiwan 台灣商務辦事處，總比「遠東貿易公司」等名稱差強人意了。繼即赴新聞局駐阿機構東方出版公司拜會，祇有一位黃姓秘書及當地雇員二人在，主任張某適逢喬遷之喜，搬家去了。蓋最近一年來，阿幣不斷貶值，凡有美金收入者，生活得以改善，莫不趁此時機租賃較為舒適的房屋。我曾參觀黃主任最近遷入之新廈，約有八十坪大並附車房，每月租金僅美金六百元，即使在台北也無法租到。然後拜訪了幾位僑領後，逕返旅店休息。

布宜諾斯艾利斯是阿國最大的都市，也是南美最美麗的城市，其都會設計參照法國巴黎的型態，而規劃更為龐大，著名的七月九日獨立大道（9th of July Avenue）竟有四百公尺寬，其中除八線快車道外，還有花園綠地及停車位置，壯麗無比，號稱世界上最大的都市道路。其餘如國會大廈前廣場，烏奇里公園等都是觀光的好去處。

卅一日為先總統 蔣公誕辰紀念日，阿京自由華僑協會在其去年落成的新會館中舉行晚會，並放映我隨帶的二部影片，宣慰僑胞。這所由旅阿僑胞捐建的會館，設計頗為新穎，禮堂可容納六百人，中文學校及國民黨總支部均在內辦公，是南美各國華僑社會中最好的一所會館。建築經費由僑胞捐獻美金十六萬元，僑委會補助六萬元，共計耗資二十二萬元。八時許，僑胞已滿座，乃由理事長高仁河先生主持開會，黃文海主任致詞，並邀本人以「孔子之道」作專題講演約一小時，繼即放映電影，於十一時散會。

老美怕戰賤價售屋

在阿京的最後一天，黃主任親自駕車邀我到離布城約一百公里的虎河（Tiger River）遊覽。這是一處度假勝地，河流交叉密佈，形成數十個大小不同的島嶼，花木扶疏，各式別墅矗立在綠蔭深處，襯托出一片安靜悠閒的氣氛，每天吸引不少遊人。據告，這裏的住宅原本很貴，但最近由於阿國經濟不景氣，房價已一落千丈，現在一幢三個臥室的花園房子，僅須美金三萬元左右，確是低廉。黃主任又講了一個笑話：「一位老美在福島戰爭阿根廷投降時，唯恐大禍臨頭，竟將價值美金十萬元的房屋，以一萬元出售後，急忙趕回美國去了。」這是戰亂國家中的一些小插曲。

他鄉驚喜遇故人

當晚九時，阿根廷自由華僑協會全體理監事，假美麗華飯店設宴餞行，席間遇到一位三十年

前一同參加國民黨改造工作的老友馬天行兄，他鄉遇故知，真是喜出望外。他旅居阿國已二十年，在此間一所大學任教，熱心僑務，彼此均已兩鬢添霜，垂垂老矣！

阿根廷原本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富庶國家，但數十年來，由於斐倫黨執政的偏差，外債沉重（高達六百億美金），貿易不振，財政艱困，面臨破產邊緣，純是人謀不臧所致。它那二百八十萬平方公里的錦繡河山，二千七百萬樂天好逸的子弟；盛產小麥、皮件、牛羊肉類、石油等，如果有一位英明的領袖領導全國發憤圖強，則不難成為拉丁美洲的領導國家。所幸最近阿根廷舉行十年來第一次總統選舉，選出了民權同盟黨的三十六歲律師艾芳新為總統，從此結束了斐倫黨三十年的專政，將組織文人政府，以促進民主政治，但願阿根廷從此邁入一個新紀元，而有長時期的和平與繁榮。

順利通關進入智利

十一月一日上午阿京大雨，十時黃主任駕車來接，前往國際機場，擬搭十二時飛往智利首府聖地牙哥的阿航班機。孰料辦理登記手續時，服務人員說我所持的機票，應在城內飛機場登機，於是又折返城中機場，所幸兩個機場相距車程僅三十五分鐘，雖然浪費了七十分鐘，適於十二時差五分趕到，急忙辦理登記手續，終未脫班。阿航這架班機先在國內一個城市降落，上下旅客後續飛阿國與智利交界的一個城市，下機辦理進入智利的手續後，再坐原機飛往聖地牙哥，由於中

間兩次折騰，直到四時五十分才降落聖地牙哥機場。我國駐智利商務代表林亭能已率僑領數十人在機場候接。

智利與我國早於一九七一年五月中止外交關係，但實質關係良好，所以通關手續也很順利。離開機場逕赴僑領王金池家，這是林代表刻意的安排，使我一下飛機，即能體會到同胞的溫暖。王太太燒了幾十樣可口的台菜，在南美洲能嚐到如此美味，真是難得。幾十位被邀的僑胞，都以無比的熱情接待我，頓有賓至如歸之感。

席間他們告訴我很多智利近況，例如：智利也在通貨膨脹中，目前一元美金可兌換智利披索六十五元，外債亦有一百億元美金之鉅，與我國雙邊貿易達美金一億二千萬美元。直到十一時許始散。辦事處已替我預訂一家新建的美國旅社假日飯店Holiday Inn，這是智京相當高級的觀光旅館，單人套房每日租金需美金七十五元，似乎太貴了，與布宜諾斯艾利斯每日只花十三元的旅館，相差六倍之多，因已登記，暫且一宿吧！

翌晨九時，旅智華僑聯誼會理事長林進發老弟來訪，堅決邀我住到他家。這位出身輔仁大學西語系的年輕僑領，來到智利僅六載，已擁有一家商店一家貿易公司，經營頗為發達，實在是我國青年一代在海外刻苦奮鬥成功的典型。在盛情難却下，不允我猶豫，已把行李搬上座車。彼此萍水相逢，非親非故，海外僑胞如此熱情，真令人感動不已。

在智利預定就攔的時間也只有三天，林代表替我安排的訪問活動，偏重於宣慰僑胞方面，非

常適當而符合我的初衷。離開了旅館，林理事長表示，聖地牙哥的聖母山是初遊必到的地方，這座矗立着聖母塑像的山崗，昨天飛機降落時只一瞥而已；車子只能開到山腰，須登石級而上，才能到達塑像脚下，遠眺聖地牙哥市區一覽無遺，攝了幾張相片，並在山頂餐室嚐試智利燒餅，倒也別有風味。聖母像是智京最明顯的標幟，也是智利人民信仰天主教的虔誠象徵，每年的聖誕節，就有千萬信徒前來朝拜。

聖地牙哥國際商展

聖地牙哥三面環山，山巔終年白雪皚皚，更可望見安地斯山脈的最高峯——阿空加瓜嶺，標高六千零九十六公尺。嚴格地說，智利全國都座落在安地斯山脈上，聖地牙哥即在海拔五百公尺以上，因此日夜溫差很大，白天中午可穿單衣，但晚間需開暖氣。

中午，駐智利新聞特派員曾茂川先生假蓮花餐廳邀我午餐，這是僑胞開設的一家中國菜館，內部裝潢完全中國古典風格，相當堂皇富麗；一切建材及裝飾品都遠從台灣運來，花了兩年時間才裝修完成，頗受智國消費者喜愛，生意非常好；尤其那油煎鍋貼的味道特別好，在台灣也很少吃到。

飯後，我們去參觀智利一年一度的國際商展，約有二十餘個國家參加，我國也參加了。中共雖設置兩個館，在陳列館中展示些上海、漢口、瀋陽生產的老式機器，也不見得光彩；販賣館中銷售些廉價磁器及粗製手工藝品，最妙是把我國

出品的各種成衣也一併推銷，中共大使館的人員厚顏無恥，欺騙顧客。而我國陳列館展出的第一部塑膠製品成型機，是一部相當新穎的機器，即一頭放進原料，另一頭便成了產品，據說中共的人員前來參觀了多次，頗感新奇羨慕。

旅居智京的僑胞以華僑聯誼總會的名義，送了兩個大花籃，一寫中華民國成功，一寫中華民國勝利，陳列在大門口捧場，非常醒目好看，有壯觀瞻，吸引不少參觀的人羣。

歡迎宴中高歌當哭

當晚八時，林代表假百福飯店設歡迎宴並邀請數十位僑領作陪，飯後放映我隨帶的兩部影片，最後大家以歌唱來表演個別餘興，在智利名酒威諾的壯胆之下，國語流行歌曲、台灣鄉土小調全部出籠，居然我也唱了一首四十年前的藝術歌曲『問』，是民國二十年代名詞家易章蕪作詞，音樂家蕭友梅作曲的抒情愛國歌曲，唱到其中二句歌詞：「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淒惶的淚」時，不覺熱淚盈眶。尤在異域他鄉，面對愛國僑胞引吭高歌，怎不令人感慨萬千呢？現在想想那晚竟有如此勇氣，酒後聲嘶，真覺汗顏不已。

林姓宗親拉丁美人

在旅智僑胞中，以林姓最多，像華僑聯誼會前任理事長林文瀛，智利僑訊主編林滿，再加上商務代表林亭能，華僑聯誼會理事林進發，都是林姓宗親。

第二天早上，一位叫林進興的年輕僑胞，駕

車來接我，說是林理事長請他嚮導，陪我參觀聖城的各種建設。真巧又是一位林先生，他兩年前才來智利，經營計程車銀生意，因為聖城有四百萬人口，至少有五萬輛計程車，台灣製造的計程車銀價廉物美，兩年來已銷售兩萬多只，生意不錯。

我們先到市中心區，高樓林立，人潮擁擠，停車困難，兜了半個小時才找到一個車位。下車後先逛聖城公園，他指着年輕美麗的智利姑娘對我說：「智利是醇酒與美人的國家，她們對男女關係非常開放，更喜結交外國人，一支烟、一杯酒，就可成為朋友。」我問他不想娶個拉丁美人？他倒很老實地說：「我們中國人勤勞的習性，與她們合不來的，她們喜歡享受，愛過多彩多姿的夜生活。有一位僑領娶了一個智利姑娘，每晚吵着要出去玩，但丈夫工作了一天，疲勞不堪，那有雅興呢？所以夫妻間經常勃谿，恐怕不久就會分手。」他又告訴我，智利婦女私生子特別多，大都是離婚後，孩子歸女方養護，男方反而一走了之，很少負起贍養的責任。所以你在街頭若認識一位漂亮的美女，說不定她家裡還有好幾個私生子呢！中午我們在一家智利餐館午餐，那香嫩的炸雞，一杯威諾酒，一杯醇咖啡，所費有限，但吃得很舒服；尤其南美洲的雞，似乎特別鮮嫩可口；從烏拉圭開始，一路上我就喜愛雞餐。

足資借鏡的地下鐵

飯後，他帶我去坐地下鐵（Metro），聖地

牙哥五年前就興建地下鐵，以舒暢都市交通；計劃建築東至西、南至北兩線，縱橫貫穿整個市區。請法國工程師規劃，現雖兩線均已通車，但目前國家財政困難，東西線的地下車站裝修尚未完工。我們就去搭南北一線，進入地下就覺出入口很寬闊，尤其地下車站空間高聳寬暢，令人舒服而無壓迫感；且照明設備良好，光亮無比，每個車站牆壁上所貼的馬賽克瓷片顏色不同，並以藝術手法編排成各種大型圖案，每站各不相同，即使一位不識站名的旅客，祇須記住車站的醒目圖案，上下車即不會迷誤。加之車廂座位舒適整潔，行車快速平穩；我至少坐過十個以上國家的地下鐵，想不到智利的地下鐵建造得這樣完善，使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台北的鐵路地下化，以及大台北地下捷運系統亦已開工，建設當局不妨派員去觀摩一下，可資借鏡。南美國家由於人口漸向都市集中的趨勢，所以大眾交通建設非常重視，確是一個好現象。

當晚，華僑聯誼會全體理監事假蓮花飯店歡送我，恰巧僑選立委李繼淵先生亦將於晚上九時從祕魯前來智利訪問，因此今晚的餐會具有饒行及接風的意義，真是一舉兩得，大家都非常興奮；孰料李委員班機誤點，十一時才從機場趕來。南美洲人過慣夜生活，往往通宵達旦，可是我上了年紀，奔波了一天，已相當疲倦，所幸宴會於十二時結束，但明晨我還要飛往祕魯。智京深夜的街頭原本熱鬧非凡，但軍政府為了維護治安，每天從凌晨二時至五時，實施戒嚴，禁止人車通行。

美人窩女警最迷人

綜合三天的見聞，智利這個面積七十五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國家，南北長四千三百公里，東西寬一百公里，是世界上最狹長的國家。人口有一千一百萬，百分之二十五屬於西班牙血統，百分之六十六為土著混血種。也許是智利的混血兒具有西班牙特徵較為明顯，因此女性嬌美，號稱「南美洲的美人窩」。

我發覺聖地牙哥街頭的女警制服與我國女警服裝相似，但智利的女警可以濃粧艷抹，加上曲線玲瓏，臉蛋漂亮，在指揮交通時，真是風姿綽約，總令人多看幾眼。

智利沿海有很多小島，生產鳥糞（硝石）曾獨佔世界市場，但自化學肥料發達後，已取代智利硝石的地位。其北部的加卡布科硝石地帶，曾因硝石而繁榮一時，但現在却變成廢墟了。目前，智利正致力於開發銅礦與鐵礦，但近年來銅、鐵國際市場萎縮，外匯收入逐年減少。十年前，阿萊德政權試圖實行不流血的社會主義革命，結果搞得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旋被軍人推翻，其本人亦逼得自殺；現由軍人執政。屏諾查德總統的十年強硬統治，由於財經及失業問題不能解決，曾引起部份不滿份子示威抗議騷動，南美洲幾個國家都有此通病，亟待西方先進國家予以有效援助，否則共黨無孔不入，其滲透破壞將更形激烈。

在林理事長公館住了兩夜，使我在旅途中感受到家庭的溫暖。早上起來，林夫人已準備好台

式早餐，清粥小菜，真是太好了。這天我要轉往祕魯首府——利馬，準備搭九時半的哥航班機，林理事長親自駕車送我到機場，林代表夫婦、李繼淵委員、賴滌生副理事長等均趕來送行，尤其李委員他也是客人，且已七七高齡，實不必拘此俗禮。因飛機誤點一小時，我們就在咖啡室話別。林代表是外交科班出身，精明幹練，雖調任智利（原在委內瑞拉）僅兩年，但已與智利朝野人士相當友好，對今後中智實質關係的增進，頗具信心。再則他與僑胞們打成一片，任何活動均能做到互相配合支援，達到相輔相成目的，確是難能可貴。哥倫比亞航機（P.V.）尚首次搭乘，機上餐飲粗劣，難以下嚥。事實上南美各國的民航機，除巴西航空外，其餘服務品質太差，與亞洲國家民航尚有一段距離。

利馬喝到清香龍井

從聖地牙哥到利馬，竟飛了三小時二十分，於二時十分抵達利馬機場。我國駐祕魯遠東貿易中心主任王允昌氏，已偕國防部劉代表、新聞局楊專員、經濟部鄭專員暨利馬民醒日報總經理兼總編輯曹詎聲先生，及中央通訊社利馬分社記者王同禹等在出口處迎接。隨即赴克倫飯店（Hotel Cliton）休憩，房間很整潔，每日租金折合美元為四十七元，雖比布宜諾斯艾利斯貴三倍，但比聖地牙哥却便宜多了。

六時半，王主任駕車來接，先到他的公館品茗，好久沒有喝清香的龍井了，精神為之一振。王公館佈置得相當雅緻，且具中國風格，可以舉

行小型的酒會或舞會。由於駐外人員待遇不高，身為館長交際應酬猶多，對外代表國家的體面，在衣、食、住、行方面，似不宜太寒酸。王氏旅祕已有十六年之久，原是中央社駐祕魯記者，中祕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止外交關係後，他即被外交部借調，負責對祕實質外交任務，十多年來，與祕魯朝野人士相處融洽，去年八月，祕魯第二副總統訪華，即由其促成。

八時半，由王陪同前往文華酒店，出席歡迎酒會，到有祕魯孔夫子文化學會會長甘苗、僑領李金球律師、民醒日報曹詎聲先生等數十人，最難得是遇見了一位印尼僑生沈傑爭，他現在是祕魯華僑總會的祕書長，還開了一家餐廳，生意很好。酒會後繼即舉行餐會，至十一時許始散。

雙語制的明星學校

翌晨九時，由王主任陪同赴中華三民聯校，簡稱中三聯校，是南美洲各國中最具規模的一所僑校，由於辦理完善，教學嚴格，當地有名望人士的子弟，均以進入該校為榮，故現已變成雙語制的明星學校，有學生二千餘人，校園很大，校舍也很整齊，都由當地僑胞捐獻。

車子開抵校門口，該校著名的學生樂隊，已在大門口候迎，並吹奏樂曲歡迎，這支樂隊曾連續四年獲得利馬中學樂隊競賽第一名。承祕魯籍女校長波爾沙瑪泰女士（Puell Sonantes）與中文部主任袁頌安兄引進校長室休憩片刻，即至大禮堂，先代表中國禮樂學會舉行贈旗儀式與祕魯孔夫子文化學會及該校，分別由學會會長甘苗博

士及中三聯校波爾校長接受，繼由甘苗博士贈予本人祕魯孔夫子文化學會榮譽會員狀，以留紀念。遂即放映「祀孔」影片，由新聞局楊專員以西班牙語旁譯，最後本人以「祀孔之意義」為題，作三十分鐘之演講，結束此盛會。該校樂隊為表示敬意，再吹奏中國樂曲三支歡送，留下深刻印象。

中午，楊專員帶我到一家祕魯人開設的海鮮餐館，依山靠海，風景尚佳，但發現利馬郊區的山崗竟是童山濯濯，草木不長，頗有荒涼之感。飯後，前往利馬的中國城參觀，僅有三條馬路，百餘家華僑開設之商店而已，祕魯雖有僑胞五萬餘人，但均散居各地營生。三時赴中國國民黨祕魯總支部訪問，適在舉行「台北旅祕僑商聯誼會議」，承邀致詞慰勉。總支部後進即是民醒日報社，這張具有六十多年歷史的老僑報，發行至今已有二萬一千五百餘號，日出兩大張，雖字體較大，但適宜老華僑閱讀目力，很受歡迎，尤其該社全體同人的辦報精神，數十年如一日，實堪欽敬。報社旁有一小型僑胞養老院，現有老人八位安養其間，過着平靜安適的生活。

醉漢乞丐令人恐懼

五時，赴駐祕魯遠東貿易中心拜會，僅二層小樓乙幢，尚不及王主任官邸寬暢。七時，在僑生沈傑爭開設之餐廳，請他的廚子替我下了一碗素菜麵，頓時調劑了胃口，頗感舒服。因利馬街頭治安欠佳，時有搶奪行人財物事件發生，雖餐廳離旅社僅五百公尺左右，傑爭弟仍叫小夥計護

送我回旅社休息。沿途見到很多窮苦的印第安混血種青少年在閒逛，經過一個圓環，一座紀念碑的石階上坐滿了醉漢及乞丐，對一個外國人而言，確有一些恐懼感。這個國家現正面臨着失業率的不斷上升，物價的高昂，通貨膨脹等問題，亟待解決。第三天一大早，楊專員駕車來旅社接我，因今天是我留在利馬的最後一天，他替我安排了很多節目，必須加以完成。我們先到總統府、國會大廈、國家大教堂等地方，兜了一圈並攝影留念。再參觀利馬新市區，尚未建設完成，但這個地方建築整齊，且為利馬市之安全地帶。中午楊氏伉儷在家以自助餐宴客，並邀適在利馬籌備商展之我國經濟部、國貿局、外貿會等官員六人，暨駐祕魯商務組長鄭振裁夫婦，實把楊夫人忙得團團轉，但她那高超的烹飪手藝，精美的菜餚，博得在座遊子一致的好評與感謝。

黃金博物館藏深林

飯後，楊專員表示：「來到祕魯，必須參觀利馬的黃金博物館及印加文化廢墟。博物館就在附近很方便；至於真正的印加文化發源地，須花三天時間，搭小飛機來回。不過離利馬三十公里之遙，亦可看到一些小型的廢墟。但有一點必須奉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文化，僅是曇花一現，不能與我中華文化一脈相傳可比擬，否則會使大家失望的。」於是我們開了三部車，先去黃金博物館，這是一位祕魯有錢老人私人創辦的，深藏在樹林中，佔地不大，館舍是平房，估計僅及我國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十分之一吧！所陳列的東

西除古代武士使用的刀槍劍戟等武器外，一部份黃金製成的各種飾物亦未見出色，倒是印第安人的各種粗糙手工藝品擺滿了櫥窗，為何取名為黃金博物館？誠令人費解。離開了這所百聞不如一見的博物館，我們就向廢墟進發，一路上只見沙丘連綿，寸草不生，如同進入了沙漠地帶。所以楊專員說：「利馬的落塵量很大，都是黃沙，如能綠化此沙丘，環境當能清潔了。」沿途僅見到一所煉油廠外，別無其他工廠，足見祕魯工業的落後。所謂「廢墟」，乃是印第安先人「瑪雅族」，於十三世紀建立之印加王朝，當時曾有數千年輝煌建設與文化展示，但由於種族自相殘殺，及外來民族之侵入，不久這個王朝即消聲匿跡，迄今連史實都很難查考。我們在廢墟中走了一圈，僅見不少粗糙的石基與泥磚，有些地方好像城堡的樣子，根本沒有一間房舍可資瞻仰，所能憑弔者只是沙丘上堆積的一些磚石而已，不免有些失望的心情，但總算見識過祕魯引以為榮的「古蹟」了。

接受訪問電視亮相

從廢墟回到市區已近黃昏，利馬 America TV 第四頻道電視台，安排歡迎我的訪問錄影是七時，總算準時趕到，即由該電台雪茜拉維勒小姐 (Cecilia Vallu) 主持訪問談話，並勞楊專員翻譯：第一次在國外電視台亮相，却有些緊張，雖然僅是十分鐘的對話，但外交辭令必須得體，才能使觀眾留下印象。

八時，祕魯國家通訊社 (Andina) 採訪主任

阿拉白定氏 (Alibrandi)，安排在我下榻之飯店作錄音訪問，相談半小時之久。八時半，祕魯總統府新聞局長亨利奧倫岡先生 (Henry Aragon Idaric) 偕夫人前來拜會，贈我祕魯年鑑及其他歷史文物書刊五冊，並邀至利馬最大的中國菜館龍鳳酒家晚餐，席間彼此交換很多促進中祕實質關係意見，並提供反共經驗，作為祕魯當局剿共之參考；更希望他近期內訪問台灣，最後以紀念品回敬。至十二時攝影後告別，據楊專員說，祕魯各級政府因經費困難，很少請客吃飯，這次對我禮遇，真是意外。明晨我將離開祕魯轉往美國，今晚是留在拉丁美洲最後一夜，三天來覺得這個南美第三大國，擁有領土二百二十八萬五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八百萬，是印加文化與瑪雅文化的發源地，夏季氣候炎熱，高達攝氏四十度以上。印第安人很多，混血兒佔百分之八十左右，但近年來由於毛派恐怖組織在中南部叢林地帶不斷煽動當地土著進行叛亂活動，使該國治安不寧。總統貝龍德領導的文人政府，雖在對外形象上有別於南美一般國家的軍人執政，但據聞軍方不能密切配合，亦為隱憂。加之，外債高築（約一百一十億美金），財經問題嚴重，失業率與日俱增，幣制貶值，雖通貨膨脹是南美國家一般通病，但到民不聊生之時，很可能成為國際共黨滲透顛覆的溫床。我旅祕僑胞約有五萬多人，粵籍老華僑有百分之八十，對僑教及新聞事業貢獻頗鉅。中共雖沒有大使館，十年來不斷以統戰分化僑社，但收效甚微，除極少數投機取巧份子外，絕大多數均是心向自由祖國之愛國僑胞，至堪欣慰。（完）